

壹、緒論

臺灣社會近年來由於少子化的緣故，愈來愈多父母重視健康的親子關係，並願意投身於各式親職教育中。Barkley (1987) 認為，親子間的雙向互動或互動中的交互作用都可能造成彼此間的影響。國外學者已證實，透過遊戲方式的親子互動治療，有助於改善兒童的行為問題及其與父母間的互動方式 (Brinkmeyer & Eyberg, 2003; Eisenstadt, Eyberg, McNeil, Newcomb, & Funderburk, 1993; Eyberg, Boggs, & Algina, 1995; Herschell, Calzada, Eyberg, & McNeil, 2002; Nixon, 2001; Schuhmann, Foote, Eyberg, Boggs, & Algina, 1998)，在追蹤1年後，親子互動治療依然具有療效 (Eyberg et al., 2001; Hood & Eyberg, 2003)；再者，他們也開始考慮將其應用於少數族群的問題 (Butler & Eyberg, 2006)。Herschell與McNeil (2005)、Jernberg (1993) 及Tarabulsky、Tessier、Gagnon與Piche (1996) 分別探討以親子互動治療 (parent-child interaction therapy) 運用在身體受虐兒童之研究中，歸納出其對於兒童處遇逐漸顯露出成效。Everett-Bailey (2000) 認為透過親子互動遊戲的過程，引導施虐者有新的體驗與認知，進而有所改變。國內許多論文皆針對身體受虐兒童進行相關研究，研究結果不僅確認遊戲治療對於兒童問題的改善有成效，也認為親子互動遊戲可以嘗試增進親子雙方關係建立的介入方式 (何長珠, 1995; 林家如, 2005; 孫幸慈, 2006; 張高賓, 2011a, 2011b; 黃慧涵, 2000; 葉貞屏, 1994; 鄭如安、藍菊梅, 2009)。

Gitlin-Weiner、Sandgrund與Schaefer (2000) 表示，透過親子互動進行兒童問題評估是最有利的方式，在一般評量上皆透過問卷、觀察或特殊評量如陌生情境測驗等進行。在Gitlin-Weiner等人所著《遊戲診斷與評估》 (*Play Diagnosis and Assessment*) 一書中特別介紹一些評估親子互動的指標或遊戲任務的類型，包括有針對嬰兒與母親的遊戲 (Roggman, Boyce, & Newland, 2000)、親子互動遊戲 (Smith, 2000) 及運用Marschak Interaction Method (MIM) 的架構進行親子互動評估 (Lindaman, Booth, & Chambers, 2000)。此外，Eyberg與Robinson (1983) 發展一份親子互動觀察指標 (The Dyadic Parent-Child Interaction Coding System, DPICS)，透過遊戲觀察，主要針對父母的教養型態及兒童的行為規範問題進行序列編碼，以作為親子互動型態改善之依據，並評估親子互動治療的成效。然而多數親子互動量表的主要功能係以評估兒童行為問題為主，對於親職功能與親子關係品質，甚至是藉此瞭解其依附關係之改善狀況涉略不多；且親子互動的評估係依據任務介入或系統編碼為根據，無法有一套經測驗編製程序且具信、效度之

標準化評量工具，此乃本研究所欲為之處。

一、親子間的依附關係

依附是嬰兒與其主要照顧者間所建立起的強烈情感連結，是人一生中最早接觸到的人際關係（Ainsworth & Bowlby, 1991）。原始的依附關係提供幼兒去探索其環境並迎接發展上的挑戰（Antonucci, 1994; Bretherton, 1997），幼兒有安全的依附關係對於其自尊和克服困境有顯著效果，也能提供少年有較大的復原力（Stefanidis, Pennbridge, MacKenzie, & Pottharst, 1992）。而依附關係的品質對兒童的人格發展具有影響，安全的依附與主要照顧者有良性的情感連結，兒童便能獲得安全感，有足夠的勇氣做情境探索（Golder, Gillmore, Spieker, & Morrison, 2005），反觀依附的失敗除了會出現分離焦慮的情緒反應，還可能有身心症、失落悲傷及退縮等（Ginsberg, 2003）。Jernberg與Booth（1999）即表示，當兒童與照顧者的互動受到干擾，或者說兒童的依附關係受阻礙，則會出現行為或人格違常問題。安全依附關係的建立是可以藉由一些動作行為來完成，例如擁抱、微笑、撫摸、目光接觸等，一方面傳達父母的關懷，並能夠滿足兒童愛與歸屬感的需求，使得親子雙方能感受到親密與安全感（Tarabulsy et al., 1996）。此外，需要透過親子雙方實際的互動，讓兒童感受到被同理、瞭解與接納，它不僅是一種安全感與情緒的調節，更能在穩定的環境中獲得正面的身心滋養（James, 1994）。

嬰兒安全感的主要來源是安全的依附關係，透過親子間密切互動，雙方感情的聯絡，使其對周遭的環境產生安全與信任感（Cassidy, 1999; Stefanidis et al., 1992）。研究發現許多少年的問題行為，包括藥物濫用、犯罪、性行為和情緒問題，皆與父母有很大的關聯（Darling, Palmer, & Kipke, 2005; Stein, Milburn, Zane, & Rotheram-Borus, 2009; Whitbeck, Hoyt, Yoder, Cauce, & Paradise, 2001）。也有研究發現，不安全型依附之少年的心理社會發展會有更多行為問題，如離家出走、人際疏離、自我感較差、反社會傾向、敵視、情緒困擾（Golder et al., 2005; Koback, 1999; Tavecchio, Thomeer, & Meeus, 1999）。由此可見，早期與主要照顧者所建立的依附關係，將會影響日後其個人認知與社會發展，且包括與他人的關係及對自我的看法。

二、親子遊戲互動的功能

Landreth（2002）認為，遊戲就是兒童最自然的溝通方式，在安全受保護的空間中，透過遊戲媒材，能讓兒童有機會完全表達及揭露自己的情感、想法、語